

说到浪漫，屈原是中国人绕不开的文化符号。这位创作了中国古代最长抒情诗《离骚》的“中华诗祖”“辞赋之祖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，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，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沿着屈原的浪漫足迹，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在舞蹈这条含蓄又奔放、温暖且有力的艺术之路，上下而求索。

9月14日-16日，杨丽萍携手谭盾等众多艺术家倾力打造的原创史诗舞台剧《荆楚映象》，继7月在武汉首演后启动巡演，首站在杭州。

在该剧排练、演出期间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大道——人文大家融媒报道”记者4次对话杨丽萍，了解她对舞蹈艺术、对中国式浪漫的理解和表达。

一次跨越千年的心灵相通

“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余兮目成。”——《九歌·少司命》

很多人认识杨丽萍，源于1988年的央视春晚。这位从6岁起就坚定自己“是为舞蹈而生”的舞蹈家，以一支自创的独舞《雀之灵》，成为全国观众心目中的“孔雀公主”。

《荆楚映象》是杨丽萍历经多年积淀与思辨的心血之作。为此，她花了3年多时间，在浩如烟海的楚文化中提取艺术元素，为观众营造了一个“造梦空间”。“都说楚辞瑰丽神秘，却又兮兮难懂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把楚辞画成画、制成景、演成戏、吼成曲、跳成舞。我们把那些2000多年前的梦，唱给你听，跳给你看。”她说。

杨丽萍还将汉剧、皮影戏、偶戏、武术等多种传统艺术融入其中，把一个个遥远、静态、陌生的楚文化元素，用舞台艺术的想象力一一复活，呈现了一场华丽神秘的东方奇观，联通了中国一脉相承的浪漫与理想主义精神。

回顾此次创作，杨丽萍感慨地说：

一个“蓄谋”已久的舞台呈现

时不可兮骤得，聊逍遥兮容与。——《九歌·湘夫人》

杨丽萍的奶奶曾告诉她，“跳舞是一件快乐的事，能和神说话，特别好。”从《雀之灵》到《瑞雪》，从《两棵树》到《梅》，从《岁寒三友·竹》到《雀之恋》，杨丽萍一直“用自己的心在跳舞”。舞蹈于她，是一种自我表达，是人类最好的一种语言。“舞蹈不是一项运动，它是以一种特殊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感情，是人类最早的语言。”她说。

杨丽萍热爱舞蹈，“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天赋，从一生下来，冥冥之中就觉得，只要一跳舞，整个人都通透了。”55年的舞台生涯，舞蹈早已成了她“与世界沟通、抒发情感的方式，让我灵魂得到释放的方式”。

纯粹的热爱，让杨丽萍成了舞蹈界的“常青树”“永动机”。她坦言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要清醒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选择自己最擅长的。既能跟世界沟通，又能让自己的

生命得到安放，这都是跳舞的初衷。”

5年前，在讲述自己50年的艺术人生时，杨丽萍曾这样回顾舞蹈的魅力：“小时候跳舞，树叶被风吹着互相摩擦，那就是音乐；小河流流水哗哗地响，那就是节奏；鸟鸣和各种声音结合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交响乐。而这一切，后来在舞台上变成了乐器发出的交响。”即使上了无数次舞台，但每当走到侧幕条，她总感觉自己站在了田埂边上：“太阳会照常升起，跟家乡没有什么两样。还有月亮，我一样可以在月亮里跳舞。”

舞蹈之于杨丽萍，是她精神的支撑，也是她生命的礼赞。舞蹈世界里的她，释放着无尽而炙热的能量，也闪烁着璀璨而耀眼的光芒。“很多人认为舞蹈传递不了深刻的东西，我并不这样认为。我们的舞蹈不仅传递美、传递情感，更是在传递能量、传递文化。”



杨丽萍和舞者在表演。

A

舞出传统文化的灵魂

一世翩跹的杨丽萍

人物简介

杨丽萍，1958年出生，著名舞蹈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、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、云南省文联副主席、云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，享受国务院“特殊津贴”。代表作有独舞《雀之灵》，双人舞《两棵树》，舞剧《孔雀公主》《孔雀》《孔雀之冬》《平潭映象》《春之祭》，歌舞集《云南映象》《云南的响声》《藏谜》，舞蹈剧场《十面埋伏》，电影《太阳鸟》，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等。

本版图据云南文化

大道

人文大家融媒报道

就像鱼儿得了水，我跃上舞台，当音乐响起，

杨丽萍



一生“上下求索”的东方美学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——《离骚》

屈原的诗歌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，对天地、自然和人世的现象，进行了大胆奇特的想象与发问。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想象，也被杨丽萍延续到了自己的作品中。从2003年编导并领衔主演大型原生态歌舞《云南映象》到《十面埋伏》《孔雀》，再到现在的《荆楚映象》，她始终保持对原生态文化的关注与呈现。

杨丽萍希望将人类对于心灵回归、生命激情、灵魂升腾的情感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趋于“天人合一、身心合一”的境界。“50多年了，我一直在从事舞蹈工作。现在大家接收的信息量都很大，审美的眼光也很高，高科技投影的舞台运用也非常常见了，但身体最准确、最有意义的表达，是我始终追求的东西。”她说。

采访中，杨丽萍还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不解：“我最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有人说看不懂《孔雀》里小彩旗的表演，看不懂用肢体来表现时间的旋转。其实，世间万物都在旋转，时钟永远在绕圈，地球、太阳也在周而复始地旋转……”

杨丽萍也会苦恼，有的观众仅仅关注作品的“炫”，没有去深入理解舞台所表达的深层含义。《荆楚映象》的舞台上，编钟元素呈现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杨丽萍介绍：“年轻舞者身上穿着编钟，他们敲打身体就是敲打编钟，敲打编钟也就是敲打身体，这是之前没有人用过的创意。我们有上百个身着编钟的舞者，这仿佛就是跨越时空与屈原进行对话，是一种远古人与现代人的交融。”

D

一场身体力行的“传道”

“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？”——《九章·橘颂》

有观众评价：“看了杨老师的舞台剧，才深刻了解了什么叫‘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灵魂’。”对于这样的评价，杨丽萍有自己的看法：“舞蹈是人类共通的一种表现形式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，都可以天然地通过舞蹈进行沟通。我作为一个中国舞蹈创作者，肯定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民族、关注中国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感情。不是说不喜欢芭蕾，但是寻找自己身体的表达方式，传递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所在，这才是我作为舞蹈创作者的追求所在。”

从舞者到编舞、导演，杨丽萍始终以传播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。“我以前的作品，编花鸟虫鱼比较多，风格比较抒情唯美。现在更偏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。”她说。

杨丽萍还大胆起用青年优秀舞者，让他们以现当代的编舞思维，重新整合古老的身体元素，为传统舞蹈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力。“年轻人有着敏锐的艺术触觉和无限的创造力，他们的加入让《荆楚映象》的舞台更加丰富多彩。”正是这种新老交替，让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，将民族文化中的健康、昂扬与自信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接下来，杨丽萍将带着《荆楚映象》赴无锡等地巡演，继续用舞蹈描述她的一世翩跹。

“舞蹈是一种表达感情的特殊语言，很有魅力。我的作品都扎根于民族文化、

传统文化的土壤，我也期待能够通过各种方式、用更专业的传播，让世界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”杨丽萍说。

从舞者到编舞、导演，杨丽萍始终以传播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。“我以前的作品，编花鸟虫鱼比较多，风格比较抒情唯美。现在更偏向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。”她说。

杨丽萍还大胆起用青年优秀舞者，让他们以现当代的编舞思维，重新整合古老的身体元素，为传统舞蹈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力。“年轻人有着敏锐的艺术触觉和无限的创造力，他们的加入让《荆楚映象》的舞台更加丰富多彩。”正是这种新老交替，让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，将民族文化中的健康、昂扬与自信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接下来，杨丽萍将带着《荆楚映象》赴无锡等地巡演，继续用舞蹈描述她的一世翩跹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袁静

记者手记

独一无二的杨丽萍

杨丽萍，是独一无二的。2024年夏末秋初的火热，与杨丽萍舞蹈新作《荆楚映象》鲜明的楚文化一般，学古不泥古，破法不悖法，将古老文化遗产以鲜活之姿生动展现。

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“大道——人文大家融媒报道”记者4次对话杨丽萍，采访始于漫长的夏季，全篇成稿于炽热的秋季，聆听她对舞蹈艺术的“独白”。

她是剧组的“魂”。7月12日下午3点，采访小组以不打扰杨老师的导演工作为前提，进入剧场探班。那时，她正在为谢幕动作做最后调整。观众席导播台区域，没有追光、没有光亮，她模糊的影子和话筒中传出的节拍，引领着整个剧组的节奏。

临近下午6点，距离正式首演还有1个半小时，她终于停止了排练，欣然接受了我们从成都带去的大熊猫玩偶。

舞蹈世界里的杨丽萍，释放着无尽而炙热的能量，也闪烁着璀璨而耀眼的光芒。她在东方美学里上下求索，在月亮里面跳舞，传递美、传递情感、传递能量、传递文化。

愿她一如往常，在艺术的道路上向光而行。

她是“集结者”，关心怎么对得起这么多人的努力，怎么一起奋斗、克服重重困难，把最美好的舞台效果呈现给观众。

她是完美主义者，连首演前最后的彩排也精益求精，从晚上7点半不断延时，晚上8点、10点，到次日凌晨0点……首演时她透露：“我今天凌晨5点睡的，8点过就起来了。”

她是剧组的“魂”。7月12日下午3点，采访小组以不打扰杨老师的导演工作为前提，进入剧场探班。那时，她正在为谢幕动作做最后调整。观众席导播台区域，没有追光、没有光亮，她模糊的影子和话筒中传出的节拍，引领着整个剧组的节奏。

临近下午6点，距离正式首演还有1个半小时，她终于停止了排练，欣然接受了我们从成都带去的大熊猫玩偶。

舞蹈世界里的杨丽萍，释放着无尽而炙热的能量，也闪烁着璀璨而耀眼的光芒。她在东方美学里上下求索，在月亮里面跳舞，传递美、传递情感、传递能量、传递文化。

愿她一如往常，在艺术的道路上向光而行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